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2, No. 1, 2026, pp.10-19.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60102rtdfw>



味的离散与回返:

《接骨师之女》中的食物叙事与族裔身份

何嘉莉 (He Jiali), 陈 晞 (Chen Xi)

**摘要:** 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 (Amy Tan) 的《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2001) 以食物书写为核心叙事线索, 通过多重食物意象构建起华裔离散群体族裔身份建构的完整脉络。以物叙事为理论框架, 本文深入剖析白粥承载的族裔性排斥、腌萝卜蕴含的身份觉醒、茶叶蛋与菜谱承载的文化遗产, 揭示主人公露丝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困境与突围路径。食物不仅是满足生理需求的物质载体, 更成为串联代际记忆、调和文化冲突、承载历史创伤的核心媒介。主人公露丝在味的回返中达成和谐的跨文化族裔身份建构, 谭恩美借此打破早期华裔文学的异国风情叙事桎梏。这一身份建构路径, 为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离散群体身份的多元性、流动性与建构性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范本, 丰富了华裔文学食物叙事的研究维度。

**关键词:** 谭恩美; 《接骨师之女》; 食物书写; 族裔身份; 物叙事

**作者简介:** 何嘉莉,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电邮: 2513041369@qq.com。陈晞 (通讯作者),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比较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电邮: traceycx@126.com。

**Title:** Return of Taste in Diaspora: Food Writing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Abstract:**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2001), written by Chinese-American author Amy Tan,

takes food writing as its core narrative thread and constructs a complete vein of ethn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for the Chinese diasporic community through multiple food images. Using the theoretical lens of Thing Theory,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how congee embodies ethnic exclusion, pickled radish signifies identity awakening, and tea eggs and recipes carry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ereby revealing the protagonist Ruth's identity struggles and pathways toward agency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Food serves not merely as a material object for satisfying physiological needs but also as a central medium for connecting intergenerational memory, mediating cultural conflicts, and bearing historical trauma. Through the return of taste, Ruth achieves a harmonious construction of a cross-cultural ethnic identity, enabling Tan to break away from the exoticized narrative constraints typical of earlier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his path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fers a unique literary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icity, fluidity, and constructedness of diasporic identity within a globalized context, thereby enriching the research dimensions of food narrative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Keywords:** Amy Ta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Food writing; Ethnic identity; Thing Theory

**Author Biographies:** He Jiali, Master's Candidate at Huna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2513041369@qq.com. Chen Xi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E-mail: traceycx@126.com.

## 引言

《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2001)是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 1952—)创作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是其极具自传色彩的代表作。学界普遍认为,该作品跳出了早期华裔文学“异国风情叙事”的桎梏,以母女双线叙事为核心,成为书写华裔离散记忆与身份重构的重要文本。小说以主人公露丝的跨文化成长轨迹为线索,串联起母亲茹灵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往事与移民美国后的生活困境:茹灵带着家族创伤与传统文化记忆扎根异国,与受美国主流文化熏陶的女儿露丝产生深刻的文化认知隔阂,而露丝在跨族裔的生活语境中,始终深陷文化归属的迷茫。

聚焦《接骨师之女》的现有研究,学界多从代际关系、创伤记忆、伦理身份等角度展开阐释,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尚未有研究系统从饮食叙事视角切入,深入剖析食物书写与族裔身份构建的内在逻辑。事实上,食物书写是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一脉相承的创作传统,华裔作家常以饮食为文化载体,勾连母体文化与寄居地文化,其不仅承载着族群的集体记忆,更具备串联叙事、隐喻身份的深刻文化意义,成为族裔身份表达的重要叙事工具。谭恩美精准以饮食叙事为核心线索,让“历史语境下看似细枝末节的食物意象被横向或纵向排列,不断推进着历史时间和叙事主题”(董美含, 2014, p.137),深度参与到主人公露丝的族裔身份建构全过程。从饮食叙事与族裔研究的双重视角出发,借用物叙事的框架,挖掘小说中食物书写与露丝身份认同的关联,对丰富华裔文学的食物叙事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物叙事的理论框架下,食物作为一种特殊之“物”,既是物质生存的基础,又是精神记忆的存储体。食物的能动性使文本最终超越象征主义,转向一种关于存在的认知思考。在《接骨师之女》

中，从童年时期受美国消费主义影响的拒食，到成年后通过感官体验实现的接纳，最后到理解文化创伤并共同书写菜谱的传承，主人公露丝对中式食物的态度演变构成了她身份认同的完整轨迹。这一过程揭示了离散华裔如何通过“物”的互动，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隔膜，在从“食”到“文”的转化中重构族裔主体性。

### 一、拒食白粥：被排斥的族裔性

在女儿露丝与母亲茹灵的代际互动中，食物不再是单纯满足生理需求的物质载体，而演变为母女之间确立自我、争夺话语权的关键媒介。白粥、汉堡与糖果的饮食选择冲突，本质上是两代华裔女性在话语权、身份认同与主体性掌控上的较量，彰显出非人类之物的叙事在突出伦理与权力问题的重要功能（Bernaerts et al., 2014）。露丝对于糖果、汉堡的偏爱与白粥的拒食展现出二代华裔移民在文化认同与代际交往中困境，更进一步展示了美国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同化力量在饮食话语中如何运作。

詹妮弗·萨图尔（Jennifer Sattaur）在梳理维多利亚时期叙事作品中的“物理论”（Thing Theory）时认为相关研究已经从关注物的商品属性转向了更深层的关系建构，致力于“解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以描述作为能指符号的物的复杂性”（2012, p. 347）。小说中时而穿插的童年记忆生动刻画了露丝早期对“美国式”消费和饮食文化的观察与自身欲望的折射。自童年起，不论是美国式食物，还是中国式食物，都承载着文化性的能指符号。

当时露丝只有十岁，她十分惊讶地看着姨妈他们把看到的所有中意的东西都往购物车上扔：巧克力牛奶、甜甜圈、冰淇淋三明治、夹心饼干、电视餐等等，都是露丝没机会吃到的好东西。后来一家人还在超市的鲜花柜台买了一束粉色的小玫瑰，而当时既没人去世，也没人过生日。（p. 40）<sup>①</sup>

露丝投向姨妈一家消费行为的艳羡目光，折射出她渴望被承认为美国人的欲望。姨妈一家疯狂扔进购物车的，并非生活必需品，而是高度符号化的“垃圾食品”。这些食物被露丝的母亲茹灵视为不健康、不必要且奢侈的。对年幼的露丝而言，它们代表了“中意”和“好东西”，这是一种被外部文化建构起来的欲望。她投向那些“中意”的食物的目光折射出她对无拘无束的“美国式”生活自由和丰裕的渴望。在露丝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消费框架中，消费行为通常需要与具体的仪式绑定，有其明确的目的和意义。而姨妈一家“无缘无故”地购买鲜花，代表了一种纯粹的、为即时快乐而进行的消费。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研究系黄秀玲教授（Sau-ling Cynthia Wong）通过分析“吃”这一与食物密切相关的动态行为，根据饮食需求与方式将华裔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相对地划分为“大食者”和“甜牙”。以露丝为代表的长着“甜牙”的第二代美国移民总是偏好精美的食物（黄秀玲，1993, p.65），这些食物在他们眼中象征着白人社会将接纳他们的充满诱惑的承诺。与此截然不同的则是以母亲茹灵为代表的“大食者”的食物选择。茹灵总是秉持着一切都要以生存为根本的食物取向，“考虑再三，仔细衡量这花是不是物有所值”（p. 39）。一种是基于生存、实用和传统仪式的“大食者”逻辑；另一种是基于欲望、情感表达和个人享受的美国主流消费主义逻辑。后者对年幼的露

---

<sup>①</sup> 本文有关《接骨师之女》的引文均来自谭恩美（2017年）：《接骨师之女》，张坤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丝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显得如此轻松愉悦。她选择的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她认为更轻松、更被主流社会认可的生活方式，可以让她摆脱“被当成局外人的那种尴尬感受”（p. 64）。实质上，这是卡米莉亚·卡蒂（Camille Cauti）所说的“烹饪冒充”，即“依靠食用某些食物来获得自己不属于的种族群体的接受”（qtd.in Dalessio, 2012, p. 140），从而在社会上临时伪装成“真正的美国人”。“美国主流社会经常通过饮食方式……对少数族裔或各地区的人进行归类”（Brown & Mussell, 1984, p. 3），通过暂时性的身份冒充，露丝试图改变自我身份，由他者身份变为被主流承认的美国人。露丝食物选择的妥协反映了在种族化社会中，少数族裔通过改变饮食来提升社会地位的巨大压力。但她既无法通过模仿主流饮食完全融入，又因疏远族裔传统而失去文化根基。

露丝对美国式食物的偏爱与对中国式食物的抗拒不仅是对族裔性的压抑，也是对“自我”支配权的争夺。吃与不吃，吃什么不吃什么，这不仅是生理、心理或者文化的选择，其中涉及权力的支配，最重要的是谁对“自我”具有支配权的问题。在露丝和母亲茹灵日常的食物选择中，两者不同的食物偏好恰恰构成了列维-斯特劳斯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结构，也成为了母女二人早期的相处模式。为了治疗露丝的心理性失语，茹灵违背了自己对牛肉的生理性厌恶制作了露丝一直想吃的牛肉汉堡，同时明确了交换条件：“让她说‘汉堡包’，然后才给她吃汉堡包。她得开口说‘饼干’，才给她饼干吃。”（p. 80）露丝见母亲居然“开天辟地头一遭做了顿美国晚饭，心中暗自兴奋”（p. 80），但她敏锐地感知到汉堡在母女之间的符号所指。

露丝很想说话，可又怕一开口这神奇的魔咒就失效了。只要吐出一个字，眼前这些好东西就全都会消失不见。她摇摇头。茹灵不停地鼓励她张口，直到汉堡包都凉了，上面的油脂凝固成了很难看的一圈白色固体。最后，茹灵把汉堡包放到冰箱里，给露丝一碗热乎乎的米粥，还说甬管怎么说比起汉堡包，米粥对身体更好些。（p. 80）

从诱人的食物变为“油脂凝固成了很难看的一圈白色固体”，汉堡的冷却隐喻了露丝美梦的破灭。她逐渐意识到，母亲提供的“美国晚饭”并非接纳的信号。以沉默作为自己策略，她宁愿放弃渴望的食物，也不愿在母亲设定的规则框架中丧失自我主体性。最终，汉堡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碗热乎乎的米粥”。这一置换过程构建了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结构：“这种对立关系对于各对立事物或者至少其中一方的在先性使我们得以理解，一旦烟草被人知道，它就同蜂蜜结合起来，与之构成一个被赋予无上重要性质的对偶”（2007, p. 21）。如同烟草与蜂蜜的对偶，汉堡与白粥本来不存在直接的对立关系，但在与母亲茹灵的食物选择的日常中，汉堡与白粥不再是两种单纯的食物，而是形成了一组价值对立：汉堡代表独立、现代与逃离；白粥则代表依附、传统与被规训。茹灵通过否定不健康的汉堡并推崇营养的白粥，重新划定了母女关系的边界，将露丝拉回了一代华人移民“大食者”的生存逻辑之中。

这种控制欲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深层的心理机制。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母亲若因自身主体性迷失，往往会将女儿视为“镜像”，从而引发病态共生。茹灵作为经历了巨大创伤的移民母亲，在旁人甚至女儿的眼里都是“历来如此，难缠，个性压抑，举止怪异”（p. 63）。“食物生产、加工和服务成为华人在寄居国立足谋生的手段”，而华裔文学中对烹饪的丰富描写，正是其被“种族化、性别化和阶层化的结果。”（Xu, 2008, p. 8）茹灵作为第一代移民，她所烹制和食用的、在主流白人视野

中被视为“另类”或“不洁”的食物，实则是坚韧与生存智慧的象征，是在资源匮乏与极端困境下维持生命、呵护家人的必要手段。这种饮食实践源于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必需”，是动荡时代赋予她的生存本能。然而，在一个通过《排华法案》等系统性种族主义政策将华人禁锢于社会底层、限制其职业选择、并将其标记为“他者”的国度里，茹灵赖以生存的饮食智慧被新的主流文化语境所误读和贬斥：“从非华人那桌的脸色来看，他们定是觉得一盘比一盘更怪异”（p. 96）。她那些承载着创伤记忆与文化知识的食物，不再被理解为智慧与坚韧的结晶，反而被扭曲为落后、肮脏与不可同化的“他者性”的标志。这种饮食上的差异，本是其生存史的见证，却成为了她在新环境中被进一步边缘化的符号，加剧了其“被种族化”的处境。母亲自身被剥夺的主体性促使她必须在女儿身上获得补偿。她无法忍受女儿通过吃汉堡变成一个完全陌生的“美国人”，那是对她镜像的打碎，代际创伤开始无意识传递：“永远都不开心，看什么都不顺眼。露丝的整个童年都沉浸在母亲这种无以名状的绝望情绪中，以至于每当和亚特起争执时，露丝都对此深恶痛绝。”（p. 16）这种基于“美式自由/中式掌控”二元对立的对族裔性的排斥无法真正切割其族裔身份的特殊性，一场关于反思情感与族裔认同的深层回流在其真正热爱的食物与共食空间中得以展开。

## 二、着迷腌萝卜：无法割舍的族裔性

小说中明确提到露丝最爱的食物腌萝卜时，总是用大量笔墨去描绘人与物互动间的细节，强调腌萝卜独特的物性特征与感官体验，这正成为露丝打破性别客体化处境、确立情感主体的逻辑起点与物质根基。

在超市的生鲜蔬菜区，露丝探身往前，观看一篮漂亮的萝卜。每个萝卜都有苹果那么大，形状匀称，擦洗得干干净净，带点青紫色。露丝一面从里面挑出五个萝卜，一面心想，很少有人像她那样，懂得欣赏萝卜蕴含的美感……她喜欢好搭配、懂合作的蔬菜。她最爱吃腌萝卜——就是把萝卜切成块，用醋、盐、糖和辣椒一起腌起来。……究竟是她喜欢吃盐，还是为那种辣得发麻的快感而着迷呢？（p. 38）

在超市生鲜区的挑选场景中，露丝并未如往常般处于迎合他人的被动状态，而是展现出一种罕见的主体意识：她探身向前，专注于萝卜“匀称、苹果般大小”的美感，并认定自己是“懂得欣赏萝卜蕴含的美感”的少数人。这种独特的审美认知，赋予了普通食材以超越果腹功能的精神属性，标志着她开始尝试确立独立的审美坐标。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要理解自我的行动与情感，我们更应关注其依寓之物，以及那些触发情感的对象（1999, p. 27）。当她专注于腌萝卜在舌尖绽开的滋味时，不再是“可以随便丢掉的剩饭剩菜”，而是以情感主体的姿态掌控味觉体验。萝卜“好搭配”的特质，与露丝长期以来迎合他人、主动妥协的情感模式形成互文。而“醋、盐、糖和辣椒”的腌制流程及其带来的“辣得发麻的快感”，则构成对这种压抑状态的反叛。口味有了社会建构性，成了判断人的阶层的工具，食物本来的味道在文明化的过程中逐渐被剥离，对于“低级的、粗俗的”“天然享乐”的否定带来的是“升华的、精致的”“享乐”，由此，“艺术与文化消费实现的是使社会差异合法化的社会功能”（Pierre Bourdieu, 1984, p. 7）。露丝对腌萝卜“刺痛味”的主动享受，本质是她拒绝被主流审美规训，通过拥抱带有族裔印记的味觉体验，让被压抑的自我与族裔性得以释放。

腌萝卜编码的族裔身份在私人与公共共食空间中转化为更加明显的边界，突显了族裔间的文化隔阂。在私人共食空间中，腌萝卜的物性特征不仅关联性别主体建构，更承载着华裔身份的文化编码。露丝的饮食偏好与男友亚特及其继女的排斥形成尖锐对立：“可那两个女儿却非说萝卜条闻起来像是‘什么东西在冰箱里放的屁’。”（p. 38）亚特家人对腌萝卜的否定，本质是通过饮食口味的区隔，划定“自我”与“他者”的族裔边界，将露丝的华裔身份编码为“异类”。这种私人空间的隔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自然延伸至中秋家宴这一公共共食空间，升级为族裔间的文化冲突：“高灵在露丝另外一侧的位子坐下来，随后其他的家庭成员也都入座。露丝看到亚特和米莉安一起坐在另外那张桌子边，那边很快就变成了‘非华人区’。”（p. 95）“非华人区”的自发形成，海蜇、海参等中式食材引发的排斥与尖叫，将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文化偏见具象化。露丝“胃里开始隐隐作痛”（p. 96）的生理反应正是心理创伤的躯体化投射。

腌萝卜所承载的族裔身份编码，在私人与公共两类共食空间中转化为清晰的文化边界，直观凸显了族裔间的深层隔阂，也让露丝逐渐认清：排斥、压抑甚至舍弃族裔性，终究无法消除种族与文化的鸿沟，恰如作者谭恩美所意识到的“说美国是个大熔炉是一个神话。在融化的过程中，我们最终总是有意识地选择美国的东西——热狗和苹果馅饼——而丢掉中国的一切”<sup>②</sup>。如果说味觉体验是内在意识的觉醒，那么对共食规则的重定与厨房物理空间的改造，则是露丝将主体意识外化为对抗族裔与性别双重压迫的实践。长期以来，露丝延续着上一代女性“吞咽”苦难的命运逻辑，“露丝觉得自己确实像剩菜一样，什么都没得挑了才找到自己。……会主动妥协，迎合他的感受，这已经成为了自己的情感模式”（p. 317）。但在觉醒后，她主动打破了这一循环。首先，她颠覆了单向迁就亚特的共食模式，明确提出：“如果你真想跟我一起吃饭，不如我们换换”（p. 318），于是亚特和两个孩子每星期到茹灵家吃饭，这是要求代表主流话语的亚特进入边缘族裔的生活场域，更是在要求其身体力行地接纳华裔家庭的饮食习惯、文化氛围与情感逻辑。

这种主动抗争在厨房空间的改造中达到顶峰。“物质环境同样对人物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物不仅塑造了个人的身份，也成为他身份的隐喻性延伸，与他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在此，人与物相互朝向彼此转变，展现出一种物类似于人、人也类似于物的浮动的本体论。”（唐伟胜，2024，p. 23）从前的食品储藏间“如今成了她的小工作室”，经过露丝自己的改造，“漆黑的架子上摆的不是果酱而是一排排的参考书。她的笔记本电脑放在一个推拉式的切菜板上，板子下面原来有个面粉缸，现在拆掉了，留出地方好伸展腿脚”（p. 41）。露丝将食品储藏间改造为书房，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母亲茹灵刚在美国落脚，露丝才两岁时，父亲就因车祸离世，留给茹灵的只有一小笔抚恤金，她只能到处做些杂活来维持生计。而露丝的工作是一名鬼写手（ghost writer），“有技巧地把散乱的思绪转化成清新流畅的散文”（p. 43）。食品储藏间原本是第一代华裔移民“大食者”生存方式的物质体现，早期华裔在美国多以餐馆、洗衣房等体力劳动为生，被主流社会贴上了带有歧视色彩的标签；而参考书与笔记本电脑的摆放，让这个空间转变为知识创造与身份构建的场所，这一转变也对应着华裔群体从“体力劳动者”到“知识生产者”的身份跨越。食物不仅见证两代移民女性的命运变迁，更成为跨越时空的情感媒介，将个体的性别反抗与族裔奋斗，转化为集体记忆的书写。

---

<sup>②</sup> 英文原文为“‘There is this myth,’ she said, ‘that America is a melting pot, but what happens in assimilation is that we end up deliberately choosing the American things - hot dogs and apple pie - and ignoring the Chinese offerings’”。该引语出自谭恩美访谈，参见 Tan, A. (1989, April 17). [Interview by an unknown interviewer]. *Newsweek*, 68-69.

小说结尾外婆、母亲与女儿三个人合为一体，共同执笔写下属于她们的故事，将食物叙事的伦理意义推向高潮。从外婆宝姨吞墨自戕，葬身穷途末路“就像是经过大山的喉咙肠胃，最后落到大肠，样样都堆积在这里腐烂发臭”（p. 172）；到母亲茹灵漂洋过海，在艰难的排华社会中依旧不懈奋斗，改变因饥饿或战争死亡的命运；再到露丝通过腌萝卜确立主体，通过与谁共食不断增强主体性。随着露丝主体力量的增强，共食空间逐渐从隔阂场域转化为共情空间。

正如茹灵在宴会上的致辞“希望大家像糯米年糕和西洋布丁一样，甜甜蜜蜜地黏在一起”（p. 98），恰是这种融通的诗意表达：糯米年糕代表华裔传统，西洋布丁象征美国主流文化，两者并置打破“非此即彼”的族裔对立，呼应露丝拥抱跨族裔身份的选择。少数族裔女性不再被动接受主流社会的身份编码，而是主动构建属于自身的文化叙事，在“熬煮”命运的过程中，完成了跨族裔身份的确认与性别、族裔的双重解放。

### 三、共煮茶叶蛋：族裔身份的重构

“族裔食物所承载的关于本族裔群体的传统、文化和记忆，强化了族裔个体之间的感情联结。”（姚红艳，2023，p. 149）露丝经历了从理解母亲对牛肉的“创伤性排斥”，到反思家族“缺失之物”带来的文化焦虑，最终落脚于通过“在场之物”的互动来修复代际裂痕。这一从“食”到“文”的过程，深刻揭示了离散华裔如何通过与物质世界的互动，将破碎的历史记忆缝合为具有主体性的身份叙事。

离散华裔的饮食选择始终与个体生命体验、历史创伤记忆深度绑定，这一点在露丝母亲茹灵对牛肉的态度中尤为鲜明。茹灵明确排斥牛肉汉堡，直言“牛肉让她联想到布满伤疤的肉体，她觉得牛肉叫人恶心”（p. 80）。这种排斥并非单纯的口味差异，而是双重情感与认知的投射：一方面，源于中华农耕文化中牛的特殊符号意义——牛作为耕耘劳作的伙伴与家庭生计的维系者，其坚韧奉献的特质已内化为民族文化的情感内核，而茹灵成长于饥饿、战争交织的年代，日军侵华时期“人命如草芥”的苦难经历，人与牛在被杀戮、被“吃”的命运上产生了惊人的同构。茹灵对牛肉的恶心，实则是对那些在战争中像牲畜一样被碾碎的生命同情与恐惧。牛肉的“布满伤疤的肉体”意象，是茹灵战争创伤与生命苦难的投射。这种对牛肉的排斥，本质是对苦难历史的铭记与对生命的敬畏。另一方面，这种排斥暗含对美国快餐文化的隐性疏离，牛肉汉堡作为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的象征，其标准化、速食化的特质，与茹灵认知中饮食所承载的情感联结、生活仪式感形成尖锐对立。在茹灵的价值体系中，人们需要“感激这可口的食物”（p. 271），食物从来不只是果腹的工具，而是情感联结、生活仪式与生命尊严的载体。这种饮食伦理与美国快餐文化中将食物工具化、符号化的特质形成本质区隔，也成为她坚守自身文化根脉的重要表达。

食物不仅作为现实世界的象征，更凭借其内在的“物性”发挥着重构叙事现实的作用。强调物的“物性”，有助于捕捉那些“难以捉摸”或“常被忽视的意义与思想”（Freedgood, 2006, p. 5-6）。在离散语境下，承载家族与民族记忆的“物”往往面临流散风险，而食物及其相关实践则成为填补文化空洞、重构叙事现实的核心媒介。小说中，象征家族荣誉与民族记忆的北京人头盖骨（龙骨）在战乱中失踪，“骨头本该用火车运到天津，然后通过一艘美国船从天津运到马尼拉，但是船沉了”（p. 280）。这一情节并非单纯的叙事点缀，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物质生活在文本中的痕迹（Brown, 2001, p.22）。1941年北京人头盖骨随美国海军陆战队转移未果、最终失踪的历史事实，让龙骨的失

踪成为离散华裔本体层面的文化失根象征，既是家族诅咒的源头，也是茹灵流亡美国的代价。

当物作为记忆承载者缺席时，叙事现实便会出现裂隙，给人带来匮乏感（Freedgood, 2006）。露丝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介怀于未能获得某种具有实体感的家族传承之物。在男友亚特的家中，她看到了代代相传的银器、家具，那些物品确证了亚特家族在美国历史中的连续性与合法性。相比之下，露丝感到自己处于一种漂浮无根的状态。在实体性的“龙骨”消散之后，何物能够填补这一巨大的文化空洞？谭恩美给出的答案是：中国菜谱。这本由姨妈高灵构想、名为《通往中国的烹饪之路》的未完成之书，将家常菜的做法转化为文化记忆的载体，成为甲骨之外另一种形式的“传家宝”。不同于龙骨那种沉重、甚至带有诅咒色彩的“死物”，菜谱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活态的“物”。它不需要被供奉在神龛上，而是需要在厨房的烟火气中被反复实践。物的网络具有“收集本质”，能够编织意义之网（Callon & Latour, 1981）。菜谱正是通过收录一道道家常菜的做法，将民族的饮食智慧、生活仪式与情感联结收集其中，形成跨越时空的文化网络。物易消散，但蕴含其中的文化基因与生活智慧，可通过饮食实践与文本记录永久保存。

烹饪传统转化了民族归属感，使食品成为积极的塑造者，是集体身份形成的标志（Wilk, 1999）。中国的饮食传统为继承中国传统“提供了比语言更强韧的联系。通过一起烹饪和进食，家庭将其过去的价值观念永久保存”（Scott, 1999, p. 181）。在小说的尾声中，烹饪和食用民族食物“使参与者能够重新塑造自己的民族身份”（Raspa, 1984, p. 193），露丝参与茶叶蛋的制作，通过饮食实践完成民族身份的內化。

露丝一边帮姨妈剥煮好的鸡蛋，一边听她絮叨：“茶叶蛋的做法是这样的，先抓两把红茶，记住，必须得是红茶，日本式的绿茶就不行，你们这些孩子爱喝的那些健康花草茶更不行。用细纱布把茶叶包起来，口扎紧。“然后把煮好的鸡蛋跟茶叶一起放到锅里，二十个鸡蛋配半勺酱油，再放六个八角茴香。”（p. 342-343）

中国饮食文化向来注重“食以载道”，食物是传递家族情感、维系文化脉络的重要载体。高灵将茶叶蛋的制作流程细致拆解，从茶叶的种类到调料的用量，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传承的深意——这些未被文字记录、仅靠口耳相传的技艺，是比书本更鲜活的文化遗产，它们承载着高灵对故乡的思念、对家族的眷恋，以及对后代的期许。“从厨房中流传下来的不仅是食物制作的方式，还有仪式、传统和家庭历史。”（Blend, 2001, p. 149）从制作茶叶蛋的原料来看，一方面，“日本式的绿茶就不行”的明确排斥，直指近代日军侵华战争留给华裔群体的集体创伤记忆，本质是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反抗的历史关系的微型投射。高灵对日本绿茶的拒绝是对侵略历史的隐性控诉，是将宏大的历史创伤转化为日常饮食实践的无声反抗。对于流散美国的华裔群体而言，这种选择更具特殊意义：身处异国他乡，文化身份的模糊与历史记忆的淡化成为普遍困境，而“拒绝日本绿茶”的饮食实践，成为维系族群历史记忆、确认“非侵略者”身份的重要方式，让后代在烹饪细节中触碰祖辈的苦难与抗争，避免历史创伤的消解。另一方面，“必须用中国红茶”的坚持，拒绝的是日本绿茶所代表的异质文化影响，坚守的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纯粹性，每一道工序都承载着对故乡饮食体系的记忆与认同。中国红茶的醇厚、八角茴香的辛香，都是乡土中国的生活记忆。食物的物性与文化意义在代际传递中不断延伸，从茹灵对牛肉的排斥到露丝对茶叶蛋与菜谱的坚守，印证了食物作为民族身份“更强

韧的联系”的核心价值。物虽然容易消散，但附着在物之上的文化实践却能跨越时空，生生不息。这本菜谱不再是那种令人窒息的旧式传统，而是一种开放的、允许被重新书写的文本。最终，食物成为华裔群体在文化漂泊中重要的文化认同载体，让分散的个体通过味觉与烹饪实践，重新联结为具有文化凝聚力的集体，在“味的回返”中完成了族裔身份的确认与文化精神的永续。

### 结语

《接骨师之女》印证了食物在华裔离散语境中的叙事能动性与文化建构功能。小说生动刻画了露丝对中式食物态度转变的动态过程：从童年时期受美国主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裹挟而对中式食物的刻意拒斥，到成年后凭借触觉、味觉等感官体验重拾文化记忆并实现对族裔饮食的主动接纳，再到最终直面母女代际间的文化创伤，以共同编撰菜谱的方式完成饮食文化的代际传递。这深刻揭示了离散华裔在跨文化场域中，如何以“食物”这一具象之物为媒介，通过器物互动消解代际隔阂与文化断裂，在从饮食实践到文化叙事的转化与升华中，重构被主流话语压抑的族裔主体性。

作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谭恩美以饮食书写为叙事策略，突破了早期华裔文学被桎梏于“异国风情”的叙事窠臼，摒弃了西方读者期待视野中的东方主义想象，将离散群体的集体记忆、代际创伤与身份焦虑，巧妙融入日常饮食的柴米油盐之中，使食物超越了物质供给的本质属性，成为离散族群锚定精神根脉、重构族裔主体性的重要载体。这种书写方式不仅丰富了华裔文学的叙事维度，更赋予了离散书写以烟火气与人文温度。在小说的末尾，露丝的最终选择并非盲从主流或固守传统，而是在味的回返中达成和谐的跨文化族裔身份构建。这一身份建构路径，为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离散群体身份的多元性、流动性与建构性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范本，也彰显了美国华裔文学在跨文化语境中，对族群文化传承、代际关系调和与身份认同重构等核心议题的深层思考与价值追问。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He Jiali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5-5524-1973>

Chen Xi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0-0002-4835-0902>

### References

- Bernaerts, L., Caracciolo, M., Herman, L., et al. (2014). "The Storied Lives of Non-Human Narrators." *Narrative*(01): 68-93.
- Blend, B. (2001). "In the kitchen family bread is always rising: Women's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food." In S. A. Inness (Ed.), *Pilaf, Pozole, and Pad Thai: American Women and Ethnic Food* (p. 149).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Brown, B. (2001). "Thing Theory". *Critical Inquiry*(28): 1-22. DOI: <https://doi.org/10.1086/449030>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L. K., & Mussell, K. (1984). *Ethnic And Regional Foodway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rformance of Group Identity*.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Callon, M., & Latour, B. (1981). "Unscrewing the big leviathan: How actors macrostructure reality and how sociologists help them do so." In K. Knorr-Cetina, et al.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pp. 277-303). Routledge & Kegan Paul.

Dallessio, W. R. (2012). *Are We What We Eat? Food and Identity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Ethnic Literature*. Cambria Press.

董美含 (2014): "历史语境下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 '食物' 叙事传统", 《文艺争鸣》(09): 136-141。

[Dong Meihan (2014). "The 'food' narrative tradition in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in historical context." *Wenyi Zhengming* (09): 136-141.]

Freedgood, E. (2006). *The Ideas in Things: Fugitive Meaning in the Victorian Nove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2007): 《神话学: 从蜂蜜到烟灰》, 周昌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évi-Strauss, C. (2007). *Mythologiques: From Honey to Ashes*, translated by C. Zhou.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 (1999). "Factures/Fractures: From the Concept of Network to the Concept of Attachment." *Anthropology and Aesthetics*, 36(1): 20-31. DOI: <https://doi.org/10.1086/RESv36n1ms20167474>

Raspa, R. (1984). "Exotic Foods Among Italian-Americans in Mormon Utah: Food as Nostalgic Enactment of Identity." In L. K. Brown & K. Mussell (Eds.), *Ethnic And Regional Foodway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rformance of Group Identity* (p. 193).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Sattaur, J. (2012). "Thinking Objectively: An Overview of 'Thing Theory' in Victorian Studies."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40: 347-357. DOI: <https://doi.org/10.1017/S1060150311000428>

Scott, M. (1999). "Chinese food." In G. J. Leonard (Ed.), *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 Heritage: A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p. 181). Garland Publishing.

唐伟胜 (2024): 《物性叙事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Tang, W. S. (2024). *Study on Thing Narrativ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ilk, R. R. (1999). "'Real Belizean Food': Building Local Identity in the Transnational Caribbe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101(2): 244-255.

黄秀玲 (2007): 《从必需到奢侈——解读亚裔美国文学》, 詹乔, 蒲若茜, 李亚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Wong, S. C. (2007).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Interpret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Q. Zhan, R. Pu, & Y. Li.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Xu, W. Y. (2008). *Eating Identities: Reading Food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姚红艳 (2023): "我 '食' 故我 '在' ——《无声告白》中的饮食叙事与族裔身份", 《当代外语研究》(04): 145-150。

[Yao Hongyan (2023). "I 'Eat'; Therefore I 'Am': Food Narrative and Ethnic Identity in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04): 145-150.]